

科幻
丛书

解咒人

柳文扬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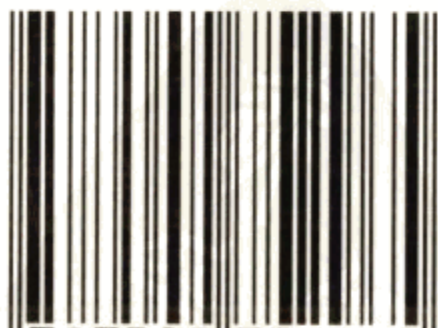


海洋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米在燕

美术设计：金霖辉

ISBN 7-5027-5296-X



9 787502 752965 >

ISBN 7-5027-5296-X/G.1588

定价：16.00 元

科幻海洋丛书

解 咒 人

柳文扬 著

海洋出版社

2001 年 · 北京

《科幻海洋》丛书编委会

主 编 孙少伯

副主编 石亚平

编 委 金 涛 王晋康 刘兴诗

王孝达 吴定柏 吴 岩

韩 松 星 河 米在燕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解咒人/柳文扬著. - 北京: 海洋出版社, 2001.6

ISBN 7-5027-5296-X

I. 解… II. 柳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9413 号

责任编辑: 米在燕

责任校对: 张丽萍

责任印制: 严国晋

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oceanpress.com.cn>

(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)

北京市燕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6 印张: 10.555

字数: 237 千字 印数: 1~4000 册

定价: 16.00 元

海洋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 次

一	流星坠落在夜世界	(1)
二	瘟疫	(48)
三	方婷的路	(84)
四	黎明世界.....	(132)
五	方婷的记事本.....	(175)
六	长老会.....	(189)
七	黑暗之王们.....	(227)
八	两界间的徘徊者.....	(302)
九	风暴已经来临.....	(345)

一 流星坠落在夜世界

(1)

“在遇上那件事儿之前，我是个幸福的人。”不久后，当卢瓦不可避免地面临死亡时，将会这么说，愤愤不平地，或者沾沾自喜地。

“那件事儿”是这样的：夜世界历法 1349 年，强风季来临之前。卢瓦兹村的阔少爷带着七个跟班在茫茫冻原上巡猎。那个村子以他们家的姓氏命名。村里的人全是卢瓦家的奴才，他家世世代代都是矿产地主。

那天，他们在深渊一般的大地沟里赶出一头巨熊，卢瓦开枪命中它的要害。那畜牲的吼叫声震动了

黑暗的冰原。它垂死挣扎时撕开了一匹雪驼的胸膛，险些抓死一个伙计。后来它倒地身亡，小丘般的尸体仍然令人望而生畏。卢瓦叫一个跟班拿起枪，冲那匹倒在血泊里嘶嘶喘气的雪驼开了一枪。

他们把那头熊的皮整个剥下来，又取出了它的胆，泡在随身携带的酒囊里。做完这一切，卢瓦和他的伙计们心胆顿豪。

西风劲吹，大地庄严地起伏着，永恒的群星照耀着他们。卢瓦打着呼哨，催起雪驼冲在最前面，兴奋地尖叫着，胡乱鞭打胯下的坐骑。他后边那帮人也放肆地叫笑，喝多了的人都是这样。真是一群无法无天的家伙。人在二十五岁以前好像都会胡闹一番的。

这时，流星降临了。

“看那儿！”一个跟班叫道。

卢瓦说：“把你的笨手放下吧。是我最早看见的。”

平常是没人会注意这玩意的，夜世界的流星非常多。但这一颗坠落的方式很奇特，吸引了他们的目光。它不是飞快地一闪而过，而是稳定地、缓慢地冉冉下降。吞吐不定的红光中暗示了某种神秘。

八个人，和他们的驼马，有那么一会儿没动也没出声，就只是静静地望着那颗流星以它独有的美丽君临大地。

“是鬼魂呢。”刚才第一个伸手指点流星的跟班说。

卢瓦说：“契卡，你比脚后跟还蠢。”他两腿一夹雪驼的肋骨，向流星坠落的方向冲去，“先到的人得

一对金马刺！去呀，去找那颗星星！”

酒使他们的血液发热，驼马也感染了这种对狂奔的渴望。蹄声震响在寂静的荒原上，白色皮袍和雪驼的白毛像微弱的火焰一样跳动着。他们去找星星。

冻原伸展得无边无际，地面上反映出由星星那里射来的寒光，微茫而辽阔。在他们背后，极遥远的地方，天地之间隐现着一抹暗红，那是神秘的黎明线。夜世界的人一辈子也不会到那儿去。

“它越来越低了！不等我们赶到，它就要在地上撞碎啦。”才被斥为“脚后跟”之后不久，契卡又管不住那张嘴了。

卢瓦喊道：“别管那个，追呀！”跟班们毫无缘由地欢呼着。

迎着风跑出十几里，前方的流星已接近地平线，它发出的红光映出一带山峦的轮廓。

一群人停了下来。

“是海斯山那里。”卢瓦说。他现在知道流星离他们有多远了。

契卡嘴里喷着白汽凑过来，无论如何挨骂，他很清楚自己是小主子的宠儿。他说：“从这儿走到海斯山要一百个时辰！少爷。”

卢瓦被这句话惹恼了：“我们带够干粮了吗？”

“带够了，少爷。”契卡忠实地回话。

卢瓦往驼马后臀抽了一鞭，其他人一言不发地跟上。

流星已隐没在群山里面，它的光芒从山峦之中映照上来，使黑沉沉的山脉的顶部镶了一道红边。这个

景象持续了好久，光芒才暗淡下去。

可以肯定，它已落在海斯山的山谷里了。卢瓦不说话，只顾策马奔驰。他的奴才们也不敢作声。

这永恒的黑夜是没有尽头的。卢瓦用挂在脖子上的表掌握时间，那块精美的金制小玩意是五个强风季以前，他老爹送他的生日礼物。

“到时辰啦！扎营吧。”卢瓦要显出自己是个有条有理的领导者。

所有人都跳下驼马。三个跟班从驼背上卸下帐篷，另外的四个去挖地。卢瓦站着看他们干，手里那根细韧的马鞭轻轻敲打着靴筒。

地面非常硬，这是废话，像这样冻上一万年，任何东西都会变得硬梆梆的。卢瓦瞧着他们把表层的一尺硬土刨开，下面就露出了几乎是纯净的冰。这取之不尽的水库在地下绵延数千里，深达二百尺，亘古以来就存在了，也许比人类的历史还要古老。

奴才们把刨出的碎冰块搬到大锅里去熬。卢瓦的目光又被那边支起的充气帐篷吸引了。这是从“黎明人”那里买来的奢侈品，造得真他妈的精巧。卢瓦总是忍不住要对“黎明人”造的东西露出赞赏和敬畏的神气。这么两层不比羊皮厚的东西，中间充进气，就能住人了。而且，你就算脱得光溜溜地坐在里面也绝不会打哆嗦。

卢瓦钻进帐篷里，契卡进来安了电暖气，并接好灯，当然，这也是从“黎明人”那里弄来的。卢瓦看着灯，他总也弄不懂：把这个眼珠似的东西接在那个存着电的匣子上，怎么就能发亮了呢？但他也不太想

弄懂，他是卢瓦兹村的少爷嘛。

第一锅水烧好了，那是卢瓦洗澡用的。契卡任劳任怨地在帐篷里摆好澡盆，把热水倒进去，然后退出了暖和的帐篷。

卢瓦洗完澡，第二锅水烧开了。他们就着滚开的、兑进油脂的浓茶吃了干粮，还有酒。然后，卢瓦就进帐篷睡觉了。七个跟班钻进各自的皮毛睡袋，在帐篷外围成一圈躺下。驼马卧在最外面一圈。

在睡着之前，卢瓦想到了有限的几件事：熊、“黎明人”、还有村子里那些健壮的姑娘们。他把正在追逐的那颗流星放在最后去想，那不过是年轻人狂放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罢了——现在他是这么认为的。

他们一直向海斯山跋涉着，途中一共扎营四次。卢瓦对流星的兴趣其实已经很淡了，但是他要信守那个诺言，要寻出那颗坠落的星星，至少要赶到它坠落的地方。不然的话，契卡他们就少了一个崇拜小主人的借口了。

第四次扎营后不久，八匹雪驼在皮鞭与马刺的催促下全力冲刺，只一个时辰就到了海斯山谷的入口。这时，雪开始落下。

海斯山谷是这样一个地方：有钱人不会来这儿度假，因为它荒僻无聊；猎人也不会来这儿搜寻野物，因为它地形复杂险峻；甚至探矿者也从不到这里来碰运气。但在夜世界的神话中，它却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：传说掌握阴阳界之匙的海斯大神，就居住在这个山谷中的深邃的洞穴里，把守着通往永生乐园的门

户。

这个传说对一群从未遇到过什么教训，又喝多了酒的二十多岁男子显然毫无影响。但谷口幽深，两旁黑山如壁，他们不由得停住了马。跟班们一齐看着卢瓦。

卢瓦说：“开灯。”

每匹雪驼的肩膀上挂着一盏电灯，他的话音才落，灯光就射向山谷之中。除了有点零星飘落的雪片外，空气异常清澈，以至于光线几乎毫无散射。所以，这几盏灯的微光直射进幽暗的谷内。

“进去吧。”卢瓦悄声叹息似地说。

连雪驼都莫名其妙地严肃起来，驼眼直视前方，鼻孔异常兴奋地扩张着，轻轻迈动脚步。这一队人马，幽灵一般悄然飘进山谷。

“少爷！”契卡打破了令人窒息的静谧，手指着地面上的什么东西。

卢瓦用灯一照：是几只盲鼠和一些黑蜥，正急急忙忙地向谷内游去。黑蜥是黎明世界与夜世界间的旅游狂，它们每年都成群结队地来到寒冷的夜世界冬眠，强风季一到，它们就准时苏醒，又浩浩荡荡地开回黎明线去。

可现在它们是去干什么呢？这幽邃的深谷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召唤它们，使得它们违背大自然百万年来的严规而提前苏醒了？

“看情形，它们是要去赴宴呢。”契卡适时地冒出一句傻话，让少爷的心又松快下来。

他们继续前进，驼马忽然开始一起喷响鼻，警觉

地在空气中嗅着，最后又都傻头傻脑地高兴起来，甩着尾巴往前赶。

“契卡，”卢瓦叫了一声，“你瞧瞧，我要说这些牲口变聪明啦，都快赶上你了。”

“我还不如它们聪明哩。”契卡谦卑地说。

卢瓦皱着眉头：“老天。谁能告诉我这谷里有什么，我赏他一队驼马。”

然而没有谁能赢得这份奖赏。路旁的山壁上、地衣丛里，匆匆赶路的小动物更多了。它们简直不怕人。一只珍贵的雪地狐也出现在动物行列之中，这狡猾而又胆怯的小畜牲竟无视几支猎枪的瞄准，坚决地向前行进着。

卢瓦按下了跟班们的枪管，说：“你们要作好猎手，就别打它。这些动物中邪了！”

“我们回去吧？”契卡试探着问。

“干嘛？”卢瓦惊奇地说，“我正要看看是什么让它们中了邪。谁害怕就只管回头吧。”

没有一个人回头，这并不说明他们不害怕——毕竟小主子的威风还在哪。

高高的山壁挡住了西风，这里其实是个歇脚避寒的好地方。八个人提心吊胆地走着，胸中又隐约带着些最离奇的期盼。

契卡突然开口了：“海斯神！”他莫名其妙地低声喊道。

卢瓦被他弄得毛骨悚然，“什么？”

“这些家伙是想赶去极乐世界！海斯大神在召唤它们！”契卡激动地说，“这么多动物着了魔一样地赶

路，连枪都不怕！它们不怕死，少爷！少爷，咱们回头吧！”

卢瓦歪着嘴角笑了一下：“你花了不少工夫来研究神话呢。我应该让你去挖矿，你的蠢脑袋闲着没事就爱乱想。”

契卡大声说：“少爷！随你怎么说吧，求求你让咱们回头！”

卢瓦把上了膛的猎枪指着他：“闭嘴。你在最前面走！我们要一直走进谷底去。如果你再敢胡言乱语，我就打死你。”

契卡呆了片刻，带着凄惨的神情走到了队伍前头。

现在，连卢瓦也感到有点不对劲，但又说不清是哪里不对。当他一边在驼背上颠动，一边伸手解开脖子底下的厚羊毛围巾时，他明白过来：山谷里面越来越暖和了。雪花不再积存到他们的头顶和眉毛上，也许气温一直在上升，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。

动物们是在追寻那个使大地变暖的热源吗？这可不聪明，也许那是个即将喷发的火山口。

卢瓦很快打消了这种顾虑：地面没有震颤，而且从未听说过这一带有过火山爆发。如果有，这里早已成为聚居地——火山，尤其是喷发得比较温和而有规律的小火山，是夜世界人的天然廉价热能库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卢瓦看见契卡施展他精妙的骑术，从驼背上斜身展臂，拾起了一团东西，就问。

契卡向他举起了那东西：一只死兔子。

卢瓦又往地面看去，路边、地衣里都有死去的动

物，而且越往前走越多。他也有些怕起来。但是后悔已经晚了，卢瓦兹村的少主人已下过了命令：一直走进谷底，决不回头。

动物们汇成了潮流，它们不再擦着路边溜动，而是肆无忌惮地占据了山路的中央。

钻过几道特别难走的狭洞，他们发现自己到了谷底。眼前的景象令人恐惧，使人敬畏。

三面高山围住了一片天然广场，数不清的动物密密麻麻挤在里面，沉默地仰望着、膜拜着面前那个大东西。

“老天！”卢瓦低声说。

“这不是流星。”契卡喃喃自语。

“可也不是海斯神！”卢瓦断然道。

几个跟班已经把双手交叉在胸前祷告起来。

“我们终于看见了地狱使者……”

卢瓦说：“把灯都关掉！”

灯关了，但仍然有光照着他们。那不是星光，那是从地面，从山壁上映出来的微弱的荧光，还有那个大东西的底部发出的光：在那里，地狱之火尚未完全熄灭，使大地都突然变暖的地狱之火，还燃着暗红的微焰。

卢瓦突然说：“我们怎么能肯定它就是地狱使者呢？”

“经书上面写着呢，”契卡说，“崇拜光和热的罪人，地狱使者要来带走他们。”

卢瓦说：“契卡，你这个笨蛋。我知道你是不识字的，你在哪里看过经书呢？还不是听‘红鼻子’讲

的！”

契卡听到少爷如此不敬地提到村里的法师，连忙低下了头。

卢瓦接着说：“那一段是这么写的，你听着：‘崇拜光和热的罪人！你们将为自己求来地狱之火。’这个罪人指的是‘白昼世界’的人。而不是咱们！地狱使者应该去白昼世界。”

跟班们对少爷的渊博讲论似乎没有太大信心。他们小心翼翼地问：“那么，这个东西又是什么呢？”

“我们回去问问法师吧？”契卡说。

卢瓦不屑一顾：“他？他是个笨蛋加骗子。只要给他两瓶酒，他就敢发誓说见过魔鬼的舅舅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卢瓦指着地面：“你们看见过发光的石头吗？还有发光的草、发光的水？冰天雪地里流动的山溪？我要把这些都报告给教区长老。去，刨几块石头给我。把那些水多装点皮囊里。”

他的命令被执行了。

“这里会变成圣地。”卢瓦兴奋地说。他恋恋不舍地看着矗立在山谷中的，被成千上万的动物膜拜着的大东西。

雪越下越大。

(2)

它醒来了。

它记不得已经睡了多久。这样说不准确，因为也许，在它的“语言”里面没有睡眠这个概念。但无论如何，它醒来了。

记忆，像黑色沥青湖里的气泡，粘稠、缓慢地泛起。那些记忆与时间本身一样古老，包括它还是一粒“尘沙”时的飞翔体验和欣喜的生长感觉；无数次吞噬中的放纵的狂喜；大地经历的沧桑。到目前为止，它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醒来，而从地面深深透进来的热量正悄悄烘烤着它。

它的自我的中心还如同浑浊的黏胶质一样纠结着，未曾苏醒。蠕动着欲望缓缓在它的内部爬行，混沌中的这种暧昧的欲望呈黑色、细韧、滑溜，带有恶意，像梦魇般的朦胧。

醒来是痛苦的，它的被热量软化的巨大躯体里，微电流熨炙着焦渴的纤维。幸而一股清水顺着暗洞流入，直接灌注在它体内。有一段苍白的粘糊状躯体从洞壁上剥离了，半是坠落、半是流淌地垮下来。绵延数里的洞穴隧道亘古以来就被它占据着，多少世纪里，它缓慢而不可抗拒地扩张，直到整个石头洞穴系

统成为它的外壳。

它实在是注定要作主宰，要接受献祭的。上一次入睡前，它得到的最好的献祭品是些脑筋复杂的裸猿。它已经模拟了其中最聪明的两个大脑。现在，毫无疑问，经过无数年的沉睡之后，它又将同大地一起醒来，对它的祭品发出召唤。

它的召唤是不可违抗的。它就是海斯大神。

(3)

风雪交加的荒原上，驼队行进得很艰难。但村子就在前面不远处了。卢瓦考虑了很久，决定还是先把“圣地”的事情告诉村里的法师。因为即便他是个酒糟鼻，他对宗教的认识仍然比周围的人都更透彻。但促使卢瓦作出这个决定的最重要的原因是：虽然他羞于承认这一点——他害怕进城。城里那些人的嘴脸迫使他发现，自己只是个土财主。“把这件事报告给教区长老”是说给跟班们听听的，因为这样说显得很气派。实际上他连教区长老住在哪里都不清楚。

村外那厚厚的防风墙让归来的人们备感温暖、亲切。好酒和屋子里的热气很快驱散了他们身上的寒冷。卢瓦已经把那些发光的石头、圣水拿给红鼻子法师看了。村民围着他们谈话的屋子，交头接耳。卢瓦